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二十八回 在後寨見姪誇相貌 獅子林老僕暗偷聽

且說鍾雄與北俠、智化三個人燒香發願，都與盟兄叩了頭，飲了血酒，撤了香案，俱歸承運殿內。眾家寨主與三家寨主賀喜。鍾雄吩咐承運殿擺酒，請眾家寨主到承運殿一同吃酒。水旱寨的嘍兵俱有賞賜。智爺說：「我嫂夫人現在那裡？」鍾雄說：「現在後宅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們二人拜見嫂夫人，然後再飲酒。」鍾雄點頭，頭前引路，來至後宅，吩咐人傳報。不多時，有婆子出來，嘍兵告訴明白。智爺暗暗誇道：「雖然是山王寨主，不失官宦的風俗。」裡邊點聲一響，嘍兵說：「請。」三人往裡就走，穿宅越院，來至夫人院中。早見婆子排班站立。進了屋內，見鍾雄之妻姜氏站在屋中。鍾雄就指引說：「這是歐陽賢弟，這是智賢弟。這是你嫂嫂。」

姜氏道了一個萬福：「原來是二位叔叔。」智爺、北俠一看，這姜氏夫人穩重端然，並無半點輕狂之態，是一團的正氣。二人雙膝跪地，口稱：「嫂嫂，小弟二人有禮。」鍾雄說：「二位賢弟請起。」二人站起身來。後寨也沒有許多的說的，意欲要走。鍾雄說：「且慢，見過你的姪男女。」長女叫亞男，有婆子攙出來。智爺一看，不過四五歲，珠翠滿頭，鮮色的衣服，豔麗無雙，姿顏貌美，深深道了一個萬福。又見婆子拉著公子出來。寨主說：「見過二位叔父。」就見公子頭上紫金冠，紅緞子袍兒上繡著三朵藍色的花朵，青緞小靴子；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扇頸；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天然的福相。

雙膝跪地，將要叩頭，就被智爺抱將起來，說：「我的姪子，不必行禮了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說道：「叔父問我，我叫鍾麟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多大歲數咧？」說：「我今年一歲了。」智爺說：「哎喲！好姪子，你愛煞我了！」鍾雄說：「你愛，把他給你罷。」

智爺說：「我有那麼大的造化嗎？哥哥，日後這孩子必成大用。」鍾雄說：「怎麼日後還成大用麼？看他的造化罷。」說畢，將公子放下，大家出來，至承運殿吃酒。日已墜西，大家散去。眾家寨主各自回寨。

鍾雄吩咐另整杯盤，從新落座，可剩了鍾雄、北俠、智爺，說兄弟三人傾談肺腑。

鍾雄說：「智賢弟，我有心腹話實對你說了罷。若不結義為友，我也不能對你全說。我這裡有一點心事對你說說，是怎樣的辦法？」智爺說：「哥哥說罷。」鍾雄說：「我呀，是降了王爺的人了。」智爺故裝不知，說：「那位王爺？」鍾雄說：「就是襄陽王爺。我上頭掛的『豈為有心』這個匾，就是我的誓願。這是我的親筆所寫，可著君山無論寨主嘍兵，誰要猜破我的機關，就用誰為謀士。可著君山眾人，連一個猜著的沒有。不料賢弟今日頭天入山，就猜著了我的肺腑。方才不說此話，為什麼緣故？皆因咱們這君山用度甚大，就是降了王爺以後，君山的錢糧，全是王府往這裡撥給。王爺可派了親信一個人來，在咱們君山，公然的就是王爺的耳目，當著此人不好講話。不然，為什麼大家去後，方才傾談肺腑？」智爺問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鍾雄說：「就是賽尉遲況英。」智爺說：「這就是了，日後說話總要留神。你還有什麼心腹事？」鍾雄說：「方才你猜著我這個『豈為有心』，我可是保著王爺。我可看王爺無福，講論文武才幹，相貌品行，無一處可取的地方，焉能有九五之尊？明年若得了宋家江山，我也是把他推倒，我就面南背北。如果大宋福大，王爺不能成其大事，我就隱於山中，永不出世了。」智爺說：「主意甚好。倘若事要不成，不必隱於山中；若隱於山中，草木同凋，一生不能顯姓揚名，豈不可惜！事若不成，將王爺拿住，獻於大宋，哥哥可不是高官得作，歸於正途，夢穩神安？」鍾雄說：「那不是反覆的小人麼？豈你我弟兄所為！」智爺也就不往下深論了：「這就是你的心事？」鍾雄說：「不然，我還有心事，就是你早晨看的那口劍的劍主兒，此人姓展，號為南俠，因祭墳被捉。還有個徐慶。把二人幽囚起來，教人家救出一個去了。這口劍就是姓展的東西。我甚喜愛此人，他就是不能降山。」智爺問：「勸過他無有？」寨主說：「勸過他，他不降這山中。若得此人，何愁大事不成？」智爺說：「不難，憑我三寸舌，準管一說就行。」寨主說：「如能說降此人，賢弟可以記功一次。」智爺說：「大哥，不是小弟說句大話，不管什麼大事，哥哥看看小弟行不行。」寨主更覺大樂。天到三鼓，大家各散。寨主大醉。

鍾雄早已安排在獅子林安歇。有小童兒在前打著羊角燈，頭前引路。北俠、智爺在後跟隨。拐山灣，來到了獅子林。進了院子，全是山石頭縫兒里長出來的竹子，編成牆的樣子，上有古輪錢的花樣。三間南房屋裡，糊裱的乾淨，名人的字畫，桌椅條凳。裡間屋子內，滿窗的玻璃，有窗戶檔兒。南邊一張牀，牀上有一小飯桌兒，有茶壺茶盞，果盒兒點心，無一不備辦齊備的。智爺打發小童兒：「歇著去罷。」小童說：「明天早晨，再伺候二位寨主爺來。」北俠說：「去罷。」小童跳跳躑躑去了。

智爺把屋門關上。北俠把刀摘將下來，掛在牆上。北俠歎了一口氣說：「咳喲，這一天真把我拘泥透了！好個飛叉太保，被你我二人……」智爺一聽，嚇了一跳，猜著北俠的意見，是要說飛叉太保被你我二人哄信了，準是這個話語。他也不想想，在人家這個地方說的說不的。倘若說出，就是殺身之禍。將說到「被你我二人」那個地方，就拿肩頭一靠北俠，就接著說道：「不錯，飛叉太保鍾寨主，把你我二人看作親同骨肉的一般，這才是前世的夙緣，可稱的是一見如故哇。」「哈哈哈哈哈」的一笑。就聽見外面「噦」的一聲，由玻璃那裡往外一看，有一個黑影兒一晃。智爺過來，把窗戶檔兒一拉，將玻璃擋上，然後將燈挪在小飯桌上，拿了一碗茶叫北俠。二人在牀上對面坐定，拿手指頭蘸著茶水，往桌子上寫字，叫北俠瞧，寫的是：「你要說哄信了，對不對？」北俠也就拿著指頭蘸著茶，寫的是：「誰說不是？」智爺又寫：「後邊有人跟著你，看見沒看見？一句話說出，就是殺身之禍。」北俠又寫：「誰能像你機靈。」智爺寫：「不機靈，能向這邊詐降來嗎？明天咱們說沙大哥是你的師兄。咱們把他請來，就說是你師哥。」北俠又寫：「我去說也行了。」智爺寫：「你去不跟我去好。」北俠寫：「就是，就是，睡覺罷。」二人把飯桌挪下去，就在此處抵足而眠。

你道外邊黑影兒是誰？就是君山鍾寨主的心腹家人。此人姓謝寬，合大家在前面議論了半天。是機靈人聚在一處：神刀手黃壽、花刀楊泰、亞都鬼聞華、金槍於義、八臂勇哪吒王京，還有他兩個兒子謝充、謝勇。大家一議論投降君山這兩個人。謝寬說：「北俠這個人，我是知道的，萬不能降山。」聞華說：「不能降？現在降了呢。」謝寬說：「人心隔肚皮。」於義問說：「老哥哥有什麼主意？」謝寬說：「要知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少時，等他們酒散，寨主吩咐叫他們在獅子林睡覺，我暗地跟將下去，聽他們說些什麼。」眾人說：「老哥哥，你上了年歲，我們這有的是人。」謝充、謝勇他這兩個兒說：「我們去罷。」謝寬說：「你們少說話。」說畢，叫嘍兵說道：「他們酒散之時，報與我知道。」不多時候酒散，嘍兵報道：「大寨主酒已散了。」謝寬辭了眾人，背插單刀，來到獅子林，正遇見小童拿著燈籠出去。他正聽見北俠說：「飛叉鍾太保被你我二人……」再聽是智爺接過來說：「是不錯，飛叉鍾太保被你我二人看作親同骨肉一般，這才是一見如故，真乃是前世的夙緣。」謝寬自己縱身而去，「噦」的一聲躍上房去，伸手把住房簷瓦口，用雙足找著陰陽瓦隴，身子往下一探，整在房上等了半夜。

可倒好，連二句話也沒說，白等了半夜。飄身下來，由窗櫺紙往裡一看，原來二人早已睡熟。謝寬不覺氣往上一湧說：「我白來等了半天，這兩個人其中有詐降，回去與眾人商議，見大寨主薦言，說這兩個人來意不正。」若要見大寨主說出不知怎樣辦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